

· 长篇时政小说 ·

高手

是这样炼成的

步步为赢

魏剑美
著

人生进步，关键就在于那几步。
一步赢，步步为赢；一步错，满局皆输。



德宏民族出版社

步步为赢



魏剑美
著

在权力场里混的都是人精，你需要的不仅仅是高智商、高情商……



德宏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步步为赢 / 魏剑美著. — 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80750-771-0

I. ①步… II. ①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8848 号

书 名：步步为赢
作 者：魏剑美 著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稼祥
社 址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勇罕街 1 号	责任校对	赵 湘
邮 编	678400	封面设计	青华视觉
总编室电话	0692-2124877	发行部电话	0692-2112886
电子邮箱	dmpress@163.com	网 址	www.dmpress.cn
印 刷 厂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2 版
印 张	25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978-7-80750-771-0/I·126	定 价	38.00 元

如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事宜。印刷厂联系电话：010-61027585

1. 必胜秘诀	001
2. 初战告捷	011
3. 风云骤变	020
4. 夜访老首长	026
5. 天赐良机	034
6. 豪赌客	044
7. 放手一搏	054
8. 世情如戏	065
9. 官场如沙场	075
10. 纵横捭阖	083
11. 无毒不丈夫	088
12. 棋出险着	095
13. 卖友求荣	100
14. 温柔乡里	108
15. 鉴宝专家	117
16. 春风得意	123
17. 步步设局	130
18. 绑票惊魂	138
19. 处女浴	148
20. 摊戏	159
21. 抓嫖风波	171
22. 人生一赌	187
23. 穷途末路	194
24. 下马威	200

步步为赢



目 录

步步为赢



目 录

25. 起死回生	208
26. 第一次交手	214
27. 雷老虎	221
28. 杀心顿起	228
29. 色魔落网	235
30. 陆厅长的追悼会	240
31. 捅了大篓子	248
32. 神秘的香港财阀	257
33. 女部长的“性贿赂”	266
34. 不和谐的年终慰问	277
35. 第一炷香	288
36. 专家的气派	301
37. 生死惊魂	313
38. 惊心动魄	325
39. 异国欢场	339
40. 世事如棋	354
41. 艳照门	364
42. 黄雀在后	374
43. 市长选举	383

1. 必胜秘诀

汪大明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是一个足以彻底改变他人命运的重大天机,能够帮助他迅速撬开阿里巴巴的宝库,过上此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另一种生活。

这个秘密令他一整天都激动不安。白天在单位他楼上楼下地转,晚上在家里他躺下又爬起。他必须一刻不停地折腾,才不至于被内心那个焐得发烫的秘密给烧灼。好在此前老婆赌气带着孩子回了娘家,170平方米的大房子显得空荡荡的,任凭他一个人无头苍蝇似的窜来窜去,也没人数落。

“不行,我得找老黑商量商量!”汪大明自言自语道。

老黑大名叫韩佐,是汪大明从初中开始一路玩过来的哥们儿,现在本市一家广告公司厮混,做着所谓的策划。用老黑自己的话说,现在的“广告”基本上等于欺诈,而“策划”则差不多就是胡搞。也就是说,通过胡搞来完成欺诈就是老黑的正经工作。

电话通了,响了足足有十几声,这才传出老黑沙哑而粗犷的声音:“哪个狗日的,又是三缺一吧?”

“是我,大明。”汪大明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变调了,“你赶快过来一趟吧,到我家来。”

“什么鸟事?三更半夜的。”老黑有点窝火。

汪大明急不可耐地说:“别问那么多,你马上过来一趟。”

“拜托,都几点了!你小子又不打牌泡吧,这时候叫我能有什么好事!”老黑打着呵欠便要挂电话。

汪大明急了:“别挂别挂,你马上过来!确实有正经事情,天大的事情。”汪大明将“天大的事情”几个字咬得很重。

这下老黑没再笑,返过身去安慰身边极度不满的女人。汪大明心里暗笑,这个王老五身边倒是从来没有缺过女人啊。

半小时后,门铃响了。汪大明立马去开门。

“你狗日的是不是中了六合彩?”老黑咋咋呼呼地横着进了门。这家伙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说话做事都带着股狠劲儿。

汪大明二话不说,一把将他拉到桌子前,问道:“老黑你不是去澳门赌过钱吗?”

老黑不以为然地说：“咱那是单位组织去旅游，随便丢几块钱试试手气，算什么赌钱啊？人家老板官员富婆们几万几万地拍上去那才叫赌钱呢！”

汪大明一边用手中的笔在纸上比划一边说：“我不管你赌多少，输赢的道理是一样的。我来给你算个数：假如我第一次押 100 元输了，第二次我押 200 元，还是输了，第三次我押 400 元，结果赢了。你算算我的输赢情况。”

老黑略想了一下，说：“你赢 100 元。”

“很好，”汪大明接着说，“假如第三次我还是输了，第四次我就押 800 元，你再算算。”

老黑有些云里雾里，说：“你还是赢 100 元。”

汪大明眼睛泛光，有些得意地说：“你继续算，就算我第四次、第五次还是输，我下一手坚持翻倍，你算算输赢情况如何？”

老黑拿笔演算了一下，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哪怕输再多次数，只要赢一次，就不但扳回了本钱，还稳赚 100 元。那么又可以 从 100 元开始赌起，如此周而复始地一直赌下去，岂不稳赚不输吗？

老黑跳起来擂了汪大明一拳：“看不出你他妈还是个天才！哈哈哈哈，有这秘籍，咱哥俩很快就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狗日的才过这窝囊日子！”他脸上绽放出熠熠的光彩，兴奋得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起来：“面包会有的，房子、车子、妹子，我们统统都会有的！哈哈哈哈！”

“嘘，都深更半夜了，你小声点。”汪大明没有随他一起发飙，继续用笔画拉着：“老黑，我查了资料，澳门最基本的赌法是赌大小，三个骰子总点数在 4 点到 10 点之间为小，11 点到 17 点之间为大，无论赌大还是赌小，一次输的概率差不多是 $1/2$ ，两次都输的概率是 $1/4$ ，三次是 $1/8$ ，四次是 $1/16$ ，五次是 $1/32$ ，六次是 $1/64$ ，已越来越接近小概率事件。即便接连六把不胜，第七把也只需 6400 元。我们总不可能连续七把都赌不中吧，这种概率仅仅只有 $1/128$ ！”

看来这确实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发财秘诀。

汪大明识破“赌博天机”纯属偶然。此前别说赌博，就连一度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的彩票热潮他都不屑一顾。这与他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汪大明出生的那个偏远小山村一度有“赌博之乡”的恶名，村里无论男女老少不管认字不认字一律都会赌钱玩牌。汪大明五六岁时就和其他小孩一样学会了玩纸牌、掷骰宝、开铜钱。那时候村里的传奇人物是“铜钱王”刘大麻子。刘大麻子的父亲是闻名三乡五里的教书先生，一生为人正派，德高望重，可偏偏生了这么一个顽劣不堪的忤逆儿子。村里人传说老先生在刘大麻子身上总共打断了九九八十一根指头粗细的棍子，最后一次刘大麻子干脆跪着不起来了，梗着脖子说：“要不你干脆将我打死，没打死的话我还是会

去赌钱。”气得老先生浑身发抖，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放声痛哭“前世之过得此孽子”。老先生从此卧床不起，没多久就含恨西去。当时年方十五的刘大麻子获得了彻底解放，从此早夜不归地四处豪赌，仅三五年时间就混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铜钱王”。

汪大明小时候亲眼见过刘大麻子酒后的赌技表演。看上去五大三粗的刘大麻子居然生着一双纤巧无比的大手，一对铜钱在他手里像是得了灵通似的，不管开得再怎样滴溜溜地飞转，刘大麻子喊正就正喊反就反。里里外外围着的数十男女无不叹服之至，孩子们的眼里更是泛出崇拜不已的光芒。刘大麻子不仅砌了全乡第一座红砖的两层楼房，还娶回了全乡第一个城里媳妇。当那个娇滴滴的城里娘们扭着包裹在牛仔裤里的丰硕屁股进村时，全村老少爷们的眼睛差不多都瞪出了血。而他的两个书呆子哥哥三十啷当了还娶不上媳妇，一个在村里小学代课，每个月40元的工资穷得连温饱都成问题；一个去城里帮忙拉泥浆，包工头一看他那副高度近视眼镜马上挥手让他走人，他懵懵懂懂地到处窜了十来天，工作没有找到，还落了个“疯子”的名声。

要不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对汪大明刺激过于强烈，也许至今他也只是村里众多赌民中的一个而已。汪大明11岁那年，赌债缠身的叔父被逼得走投无路，喝下了半瓶“敌敌畏”。收工回来的婶婶进门就骂：“你寻死也不寻个不花钱的，这农药还是赊账来的，被你喝了还要不要杀虫啊！”半年后，婶婶不堪守寡之苦抛下两个年幼的子女偷偷同一个外地货郎走了。另一件事是汪大明的父亲在县城赌钱时被别人耍了手脚，几百块用于买牛的钱很快输了个精光，心有不服的父亲经过细心观察终于揭穿了他们的伎俩，谁知不但没讨回赌资，反而被人家一顿好打。又气又恨的母亲伤心之下，套上绳子就要上吊，汪大明和妹妹哭天抢地死死抱住母亲的大腿，这才没有酿成悲剧。也正是从那一天起，13岁的他在心里发誓终生不再沾一个“赌”字。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让他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在他之前，别说大学生，连高中生都没有几个，倒是因为抢劫、斗殴、聚赌、盗窃等被判刑的人接二连三出现，从来就没有断绝过。

大学毕业那年，汪大明侥幸分进了省文化厅。其时机里已经开始流行“玩点小牌”，同事会餐前固然少不了“经济半小时”，单位集体活动更是轰轰烈烈的“集团大战”。虽然彩头一般都不大，但汪大明还是态度坚决地拒绝，因此慢慢被同事们视为了无情趣、死不开窍的“怪人”。牌瘾很重的丁胜贤副处长因为总是被汪大明扫兴，曾经语重心长地开导他：“一个大男人吃喝嫖赌不可样样全沾，但也不可样样不沾！像你在这个呆鸟样，就算活一百岁又有什么意思啊！”

旁边一个人马上搭腔：“我说汪大明，只怕你死了的时候去到阎罗殿，阎王问你这一辈子喝了多少酒泡过多少妞，你小子回答说加起来才一杯酒总共才孩子他

妈一个妞，那不是成心要让小鬼们笑死去吗！”

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汪大明也憨憨地陪着笑，既不恼羞成怒，也不亡羊补牢。

朋友们也好心地劝他：有时不妨陪领导、同事们“娱乐娱乐”，时代不同了，嫖、赌和吃喝一样，都成了重要的交际手段。有句话说两个人关系铁不铁，就看“有没有一起扛过枪，有没有一起下过乡，有没有一起收过赃，有没有一起嫖过娼”。汪大明只是憨憨地笑笑，不置可否。下次有人邀他“娱乐娱乐”，他依然客气而坚决地拒绝。一次单位集体餐后又是三缺一，作为顶头上司的丁副处长恼了，指着汪大明的鼻子骂道：“你他妈的怎么就这么点出息，大不了输几个钱嘛，输了老子借给你怎么样！”说着，就从鼓囊囊的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甩了过来。汪大明不气不恼，笑嘻嘻地将钱塞回丁副处长的口袋里去。同时更殷勤地给他们倒茶上水，只是死活不肯上牌桌。

然而，正所谓“憨人自有憨福”，汪大明的怪异表现引起了厅长千金姚冰的注意。在银行上班的姚冰一向心高气傲，不少高官、大款子弟都在她那里碰过壁。都说“爱情是盲目的”，再没有人比汪大明更相信这话的正确性了，当他莫名其妙成为厅长大人的乘龙快婿，并被迅速擢升为政法处副处长时，还没弄明白自己一介农家子弟、才不出众、貌不惊人到底有何德何能竟然入了“冷美人”姚冰的法眼。住着岳父给买的 170 平方米的高档商品房，坐着单位新买的“桑塔纳 2000”，汪大明没有理由不在姚冰面前自矮三分。

本来汪大明还有着更为远大光明的前景，组织部门甚至已经明确选调他到某县任副书记，偏偏这时候岳父鬼迷心窍去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结果贿选之事东窗事发，被省纪委“双规”。汪大明的“副书记”自然也没了下文。紧接着新上任的陆厅长大张旗鼓地推行“竞聘上岗”，其对于机构改革、人事制度完善的积极意义被抬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然而等尘埃落定时，人们才蓦然明白陆厅长不过是借新名词在玩历任厅长都玩过的老招数——打击前任的心腹，安插自己的干将。

就像当初莫名其妙成为副处长一样，汪大明莫名其妙就不再是副处长了。接任他的是陆厅长的老朋友，叫钱一军，刚刚得了博士学位回来。钱一军先前在文化厅下属的一个皮包公司任总经理，钱总经理与人“合作开发”效益没开发出来倒开发出一大堆问题来，海南几家公司穷追猛打告上门来，最后还是时任副处长的汪大明出面解围，由厅里赔了 30 多万。而钱总经理趁机跑到北方一所大学读起了经济学博士。当时厅里不少人还议论纷纷，说什么钱某的函授本科文凭就蹊跷得很，怎么一眨眼就成了博士？还有更难听的话说，知道现在博士很烂，但再烂也不应该烂到他钱一军头上去啊，天知道 26 个英文字母他能不能认得全！

成了副处长的钱博士或者说成了博士的钱副处长偏偏对汪大明客气得很，见面必叫他“汪处长”，还请他“多多关照”，让他这个下岗副处长越发尴尬，恨不能找

两片无花果叶子来遮拦自己的脸面。

汪大明莫名其妙丢了官，自己也不气愤姚冰气愤。她毕竟出身名门，见惯了官场沉浮，不像其他几个“靠边站”了的官员家属那样找到厅里大吵大闹，甚至摔门砸窗，而是毅然抛下才半岁的儿子，四处活动。她充分利用老爷子在任时结下的残余人缘，想方设法弄了个指标将丈夫送到省委党委去进修。对于仕途中人来说，党校进修要么意味着进入“后备军”队伍，有待提拔重用，算是一种政治待遇；要么就是暂时赋闲的一种去所，无非“学习学习，休息休息，咪西咪西，联系联系”。眼下对汪大明来说，这倒是个逃避尴尬局面、缓冲心理落差的好办法。但姚冰却不这么看，把事情办妥的当天，她对汪大明说：“现在老爷子帮不上你了，有没有出息、会不会被人家踩着，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汪大明讪讪地说：“我也不想有什么大出息，只求平平安安守在你和孩子身边就知足了。咱那些山窝子里的兄弟姐妹们可多的是在土里刨食呢！”

姚冰神色凝重地盯着他，一双大眼睛美丽而苍凉：“一个大男人不要受一点点挫折就气馁，我知道你应该不是一个自甘平庸的男人。”

接着，她第一次主动同汪大明谈起了在家族中多少有些神秘色彩的父亲。父亲先前在乡下当生产队长，因为打猎，同当时的公社龙书记颇为投合。两人经常在一起喝老烧，偶尔还一起骂娘发牢骚。一次在深山追踪野猪，龙书记不慎被银环蛇咬了一口，小腿肿得差不多有水桶粗。谁都知道这种毒蛇的厉害，倘若两个时辰内得不到救治那就必死无疑。父亲将平时看得命根子一般的猎枪连同其他家什统统扔掉，二话不说背起龙书记就跑，一口气连翻了两座山，跌跌撞撞地好不容易赶到“胡神医”家门口，刚放下龙书记，父亲就瘫在了地上，累得口吐白沫。从那以后，父亲和龙书记成了莫逆之交。后来龙书记调回县里做领导，几次捎信来让我们一家去城里玩，但父亲从来就没去过。几年后闹政治运动，龙书记被政治对手整黑材料。几个一脸革命正气的县上干部找到父亲，声色俱厉地要他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龙金生。父亲死活不开口，只顾吧嗒吧嗒地吸旱烟，来人火了，抢过父亲的烟袋摔在地上，训斥道：“谁不知道你们两个经常一起密谋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借口打猎去山上察看地形，准备打游击，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再不老实交代就一起枪毙！”最后他们将父亲吊在房梁上足足打了一天一夜，打断了三根肋骨，打得内脏大出血，期间父亲晕死了五次，送到乡里卫生院救治不了又立马转送县里医院，经过两天两夜才抢救过来。乡亲们都说父亲“迂”、“蠢”，哪里犯得着为一个不相干的人以性命相抗？后来龙书记听说父亲被打得死去活来都没有诬陷他一个字，十分感动，当众流下了眼泪，说：“那么多说违心话的党员干部，居然抵不上姚振国这么一个庄稼汉子！”艰难渡过政治难关后，龙书记立马坐着吉普车来到小朗村，握着还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的手说：“以后有我龙某人

的一口就有你姚振国的一口!”此后没多久,因为挨打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父亲被推荐去县里参加短期学习,回来就被安排到公社做民政干事。此间,龙书记在仕途上顺风顺水,一路升迁,十余年后竟然成了省里主要领导。父亲自然而然也随之步步升迁,从山区公社一个小小干事一直做到省城的堂堂厅长。父亲本来还有望出任更重要的职务,但由于龙首长退居二线,本身没有多少文化的父亲最后做了文化厅厅长。在官场中人看来自然是屈就,但在姚冰眼里,父亲无疑已经是最了不起的男人了。她见过父亲那些蜗居在老家的兄弟姐妹,一个个衣衫褴褛,脸呈菜色,见到外人一副谦卑不安的模样。先前同样是做农民,父亲成了前呼后拥的堂堂厅长,而他们却在为衣食饱暖而挣扎。正是从那一刻起,她发誓要找一个像父亲一样坚韧不拔、出类卓尔的男人。也正因此,因为与众不同而被传为“怪人”的汪大明才成了她心中的理想人选。

她说:“我相信自己的眼光,第一次看到你,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官场中吃喝嫖赌的男人我见得多了,有的人混上个两三年就学会了吹牛拍马、玩物丧志,别的什么都没有学会。那次丁胜贤那样当众羞辱你,你都没有丝毫动摇,当时我就断定,你将来肯定比我爸更有出息!”

汪大明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想到在妻子的心中自己竟然被寄予了如此重大的期望。因为他确实自认是一个庸散之人,既没有出类拔萃之才,更没有出人头地之志。他小时候的理想只是做合作社的一个营业员,可以“随时随地有糖吃”。此时听了姚冰的一番话,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婚姻先天就命定了某种危机。

果然,接下去他就被支使去做各种违心的拜访、陪钓、请吃之类的事情。一次,姚冰邀请先前追求过她的一个公子哥一起打保龄球,让汪大明作陪。期间,公子哥言谈举止十分轻薄,还每每用嘲讽的口气一再叫他“汪大处长”。汪大明臊得面红耳赤,却又声张不得。而姚冰不但不气恼,反而极力讨好迎奉,连公子哥一再有事没事地拍她的肩膀也坦然受之,还有些夸张地几次叫汪大明给公子哥拿擦手的毛巾。汪大明实在看不下去,便找个借口提前走了。

差不多到半夜时分,姚冰才一脸春风地回来。汪大明正有气没处撒,平生第一次冲她发了脾气:“看别人羞辱你老公你很高兴是吗?你姚大美人可真了不起,连领导公子都来亲热你啊!”

姚冰将包往沙发上一搁:“汪大明你这是什么话,我这么陪欢卖笑,还不都是为了你!这种狗屎男人我先前看都不看一眼。你逞能你有种就自己去找个门道来给我看看!”

汪大明冷冷地顶了一句:“我窝囊,可没窝囊到不要人格。”

没想到姚冰一下子跳将起来,手指差点戳到他的鼻尖上:“姓汪的,你有人格,是我没人格没脸皮……”骂着骂着,她突然倒在床上呜呜大哭起来。

汪大明心软了，悄悄去卫生间拧了一把热毛巾递给姚冰。

姚冰僵着，不去接，但神情明显温和了些。汪大明叹一口气，轻柔地为她擦拭，末了顺势将她揽进怀里。姚冰没有反抗，任由汪大明故作温情地爱抚，只是仍然别过脸去，鼻子嘴里还在抽泣着。

争吵过后的恩爱似乎别有一番情趣，忘情的颠鸾倒凤中，汪大明暂时忘却了公子哥带给他的羞辱与不快。一脸汗水的姚冰趴在他的胸脯上柔声说道：“明天晚上我们去陆厅长家一趟，这钱咱不能省的。高金金说了，他给陆厅长打个招呼，给你换一个处，仍旧做你的副处长。”

见妻子又提到那个公子哥“高金金”，汪大明一下子兴味索然，只含含糊糊地答应着，转过身即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汪大明爬起来，看看姚冰睡得正香，便偷偷地溜出门去。打电话约上老黑和做记者的朋友耿达，一起到城郊的大雾山游玩去了。大雾山没有手机信号，任姚冰怎么打他的手机也联系不上。次日回到家里，姚冰早就气得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汪大明心想，先前单身那么多年不也过得挺好嘛，所以一开始也没怎么在意，一个人泡方便面应付了几天。到最后实在熬不下去了，才腆着脸去接妻子，谁知妻子没接回，倒受了一肚子的气。丈母娘当着他的面阴阳怪气地说：“冰冰，我现在才明白，云麓山的那个高人一点也没算错啊！”

“还没算错！就他这死脑筋，还什么‘前途无量’？”姚冰没好气地说。

汪大明也隐隐约约地听说过，姚冰看上自己那会儿，陪母亲游云麓山，恰遇一位能掐会算的高人，围者众多，个个啧啧称奇。一向迷信的姚母当即挤进去报出汪大明的生辰八字请高人一算，高人闭目良久，突然戟指山脚，大叹一声说：“此命殊异，前途无量啊！”再问时，便多一字也不肯说。姚母大喜，丢下两张百元大钞，拉着女儿便走。回家当即同姚父商量促成女儿与汪大明的婚事。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都是坚决反对女儿挑上汪大明这个小小办事员的。

姚母用一种怪怪的口吻问姚冰：“你忘了那人指的是什么地方？”

“山脚呗！”姚冰想了想，不解地答道。

“山脚那里是防空洞啊，防空洞里自然是‘前途无亮’了！”姚母只差没捶胸顿足，“造孽啊，当初怎么那么蠢，找谁不好怎么偏就找了这么个扶不起的阿斗，现在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还心高气傲得像是皇帝老子……”

汪大明再也听不下去了，夺门狼狈而逃。

百无聊赖之际，他干脆整天和党校的那批同学厮混。其中一个叫许原原的是下面一个县委办的副主任，不久前刚刚从港澳旅游回来，饭桌上大谈特谈在澳门葡京大酒店赌钱的经历：“妈的，那才叫大场面啊！几十张桌子一圈儿排开，人山人海的，个个都是豪赌客。我亲眼见一个小子出手就是五万六万地往下押，不到半小

时就赢了四五十万!那才叫他妈的气派、威风!像我等小小公务员,连腐败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小心翼翼地押一百两百,寒碜得像是乡下老太婆打一毛的小麻将,真他妈丢人哦,呵呵!”

一桌的人都来了兴致,围着他打听怎么个赌法。许原原说那里的赌法应有尽有,不过大陆去的人一般玩一种叫“大小”的游戏。庄家放三粒骰子在机子中摇,三粒骰子一样的称为“全骰”大小通吃。其余4到10点为“小”,11到17点为“大”。赌一赔一。汪大明不解地问:“既然全骰通吃,那庄家不是稳赚吗?”

“也不一定,”许原原说,“我留心看了,通吃的情况是很少出的。只要运气好,闲家照样可以赢大钱。我浏阳一个远房亲戚,去年底带了几万元去澳门,回来居然又买房又买车,好几百万哩!我他妈要是也有他那运气,龟孙子才做这个狗屁副主任,一天到晚看领导的后娘脸。”

当时汪大明淡淡一笑,说:“运气这东西是靠不住的,不晓得有多少人本来既有房又有车的,回来时却只剩一屁股债了!”

“也是,”许原原抠了抠头皮,说:“要有什么办法包赢不输就好了。听说袁通大师一去,赌大出大,赌小出小,最后葡京大酒店的何鸿燊何老板不得不亲自出面了难,备香茶斟好酒,礼送了十根金条,才恭恭敬敬把他打发走。”

袁通大师汪大明倒是见过一面,粗头大脸的一副莽汉形象,说话瓮声瓮气中气很足的样子。十年前他还在湖南广东一带打拳踢腿卖狗皮膏药,不料短短几年间竟然“老母鸡变鸭”,在香港成了万人追逐的“大师”,再回到内地就一副目中无人财大气粗的派头,动不动数十万上百万地捐款。他与本省不少达官显贵往来甚密,汪大明在民政厅办的一本杂志上看过他的照片,长得像只大猩猩的他一左一右搂着书记和省长,很像是一副绑票的架势。邻近某市盛传袁通大师封官居然比市委组织部还管用。一次某县空缺一个副县长职位,组织部长允诺提拔张某,袁通大师却大大咧咧地收了李某10万元孝敬费,说:“他妈的什么组织不组织,我说是你就是你!”结果上任的果然是李某。该大师还有一大癖好,就是搂着当红女明星照相,哪个女演员刚一走红他立马就想办法找了来,而且还非要挨挨挤挤摆出一副“吃豆腐”的架势来不可。在他捐资修建的一座庙里就挂满了这类让人肉麻的照片。让人吃惊的是,被这粗莽汉子“吃豆腐”了的女人中什么样的明星都有,有“清纯玉女”、“影坛天后”、“歌坛女王”,还有好几个“体坛艳星”。然而说到袁通大师能在葡京大酒店有如此神奇表现,汪大明却是半信半疑。一个简单的道理便是,世界上高手如云,比袁通大师有手段有法术的大有人在,如果一个袁通就让驰名世界的葡京赌场洋相百出的话,那人家哪里还经营得下去?

但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包赢不输的方法呢?正好老婆赌气在娘家,百无聊赖的汪大明开始寻根刨底地思索起来。记得读大学时,他曾经对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

夫斯基终身沉迷于赌博中难以自拔感到不可思议。天资颖异的一代大文豪何以像个愚夫蠢妇一样沉迷于这种低级活动之中呢？除了胜负转瞬间的戏剧性魅力之外，肯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也正是带着这一疑问，他开始留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书信和传记，终于在陀氏从欧洲赌城写给哥哥的信中窥出了一丝端倪。在信中，陀氏兴奋难抑地写道：“在这里，我发现了赌博必赢的秘密，我用五千英镑，很快赢了两万，而别人不懂得这个秘密，所以输得多。后来我违背了自己的赌法，便输掉了这钱。等我再按自己的方法赌，便又赢了两千。”陀氏到底发明了什么赌法呢？他没有透露。但他有自己独到的观察则是可以肯定的。

不知道是出身“赌博之乡”颇具慧根的先天渊源，还是因为对数字的特殊敏感，汪大明想着“稳赢不输”的数学概率问题，没想到真像“伟大领袖”所说“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那天深夜他蹲在马桶上半晌没有拉出屎尿，却猛然想出了一个翻倍追加的赌法。为了验证这方法的可行，兴奋之下的他在客厅里掷了大半夜的硬币，结果证实出正反的概率是基本接近的。至此，他才深信自己确实找到了“稳赢不输”的不二法门。

老黑对“必胜秘诀”的出台过程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什么时候动身去掘第一桶金。汪大明说：“这事咱心急也急不来，先要托旅行社办出岸口的签证，还要准备相对充足的资金。”

说到资金，汪大明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老黑，据你那次观察，连续出大或出小的最高纪录是多少？”

老黑想了想，说有八九把吧。两人于是再次趴到桌上去反复计算，到第九把时要赌 25600 元，第十把则要 51200 元，万一不得不赌第十一把的话，赌金就要高达十几万了。到哪里去筹这许多赌资？再说，为防万一，至少还得多准备几把。拿不出赌资，这个万无一失的方法仍然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想到这里，两人先前的兴奋劲一下子大大消减，一时都沉默着。

“有了！”老黑突然一拍大腿，“我们何不把顾小凯拉上？让这浑小子拿个几十万出来问题不大。”

顾小凯、汪大明倒是认识，但却并无多少好感。这个纨绔子弟电大毕业后仗着有个做税务局长的姨父进了电视台。业务上一窍不通的他玩关系倒是在行得很，台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被他一一摆平，不多久就被安了个什么“助理制片人”的名份。后来又被任命出任电视台下属的“宏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他玩电游、打高尔夫、搓麻将、泡 MM 一门比一门精通，唯有业务水平一塌糊涂。但公司业绩江河日下又不用他来埋单，所以他照例只是马不停蹄地更换漂亮女秘书，圈内至今还在流传他老人家的一句名言“凡是还没上过的都是美女，凡是第一次上的都是处女”。

除了对顾小凯的人品不屑之外，汪大明也不想让这天大的“必胜绝技”多一个人知道。但老黑并不在乎这些，他说现在最紧要的是筹集资金，没有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再伟大的目标都无从谈起。况且，顾小凯虽然是个花花公子，但还算讲义气。

汪大明犹豫许久，这才勉强接受。

看看已是凌晨4点多钟，老黑说：“事不宜迟，现在就打个电话试试，这小子是个夜猫子，说不定正在哪里泡妞哩。”

一个电话过去，顾小凯果然正在“白金钱柜”唱歌。听说“有一桩大买卖”，他满不在乎地说：“买卖是做不尽的，你小子给我介绍大买卖还不如给我介绍大美女的好。”老黑笑骂道：“没有大买卖你狗日的拿什么泡大美女啊！赶快过来，绝对是捡钱的大好事。”

顾小凯这才开着他那辆有些张扬的红色广本跑了过来。汪大明看他不但油头粉面而且还是一身银光闪亮的明星衣饰，先就有了几分不悦，又见同来还有一个染一蓬金发的妖艳女子，越发不快起来。顾小凯解释说是公司新招的助理，汪大明心里暗暗冷笑。老黑开玩笑说原来助理还有半夜陪顾总私奔的工作内容啊。顾小凯嘿嘿笑着打他一拳，让金发女子去另一个房间等着。女人撇撇嘴角，扭扭捏捏地走开了。

听汪大明简单介绍了“必胜绝技”后，顾小凯也十分兴奋，当即拍着胸脯叫嚷：“我出资30万够不够啊？两位大哥看得起我顾某，有钱不赚我他妈的又不是猪！”

老黑哈哈大笑，说：“我看你就是一头公猪，刚才叫你还不肯来呢！”

三人又将方案仔细推敲了一遍，最后决定不要每把都赌，而从第二把或第三把赌起，这样就可以应付十五把以上，确保万无一失。

为了感谢汪大明和老黑赏脸拉自己入伙，顾小凯坚持要请两人去“温柔水乡”洗澡：“新来的几个北方妞那可真叫水灵，绝对他妈的销魂！”

老黑知道汪大明反感这个，便捅了顾小凯一下，打趣说：“都什么时候了，咱可不下半场啊！呵呵！你顾总要是诚心请客的话，还不如做做你那女助理的工作，让她照顾一下我们这些水深火热的阶级兄弟。”

顾小凯将胸脯拍得山响，豪气地说：“没问题，你和汪哥上的话我要咬个不字就是狗娘养的！”起身真就要去和隔壁的金发女子说。老黑见一旁的汪大明早就黑着一张脸了，赶忙拉住顾小凯说：“开个玩笑罢了，你他妈还真以为到了资源共享的社会啦！”

在等旅行社办签证期间，汪大明又特意打电话向正在北京攻读数学博士的同学请教“一个概率问题”。当然，他换了一种说法，说是一个硬币连续出现15次同面的概率是多少。同学说这叫“条件概率”问题，具体数字汪大明没记住，但反正是一个很小很小小到在他的概念中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有了“权威论证”，汪大明

这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出发的前夜,汪大明突然无来由地想起自己13岁时立下的“终生不赌”誓言。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个“名牌大学生”和“省里干部”到底还是没有摆脱“赌博之乡”民众的癖性,最后还是加入到罪恶的赌博行业之中。这到底是一种宿命,还是一种讽刺?但他又实在无法抵制钱财的巨大诱惑,更何况丁副处长、钱一军博士、高金金,甚至还有妻子和岳母的嘴脸变化,无不在深深地刺激着他。很多时候,人其实就是为了活给别人看的。汪大明在心里发狠,等自己从澳门背了大把的钱回来,什么正科副处,统统去他妈的,老子就做一个散漫自在目无领导的暴发户又怎么样?他甚至想好了首先买一台比厅长那台奥迪还牛的豪华轿车,天天神气活现地开着去上班。高兴起来就用百元大钞点支枝烟卷玩玩。那时候只怕大家又要争着来巴结我这个下岗副处长了吧!

这么一想,汪大明心里又止不住生出悲哀。曾经有过的理想、目标、志向原来都这么不堪一击,最后不得不依靠俗不可耐的金钱来维系可怜的自尊,而且还是从赌场上赢来的金钱。好在他又迅速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理由:我这不是赌博!生死未卜的才叫赌博,而我这是十拿九稳的科学投资!科学投资!他这样在心里默念了三遍,便多了些理直气壮。出发那天,他特意穿上“中国人的面子”益鑫泰,打着笔挺的领带,便俨然一副“科学”在握的投资商气派了。

2.初战告捷

过了珠海拱北口岸,就是那片被叫做Macao的神奇半岛。汪大明心想,赌博真算得上是个奇妙的东西,要不是因为赌博业,这个总面积才20多平方公里、人口才40多万的弹丸小城只怕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又何以能吸引来世界各地的大批游客,每年创下数十亿的博彩利税?

三人出了海关大厅,迎面竟是高举纸牌示威的极端政治分子,匆匆而出的人们都懒得去听他们宣传些什么。在日益商业化的时代,对老百姓来说,菜市场肉价变化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美国总统的选举、英国女王的交班或者联合国人权报告的出台。

又一群面目黝黑的中年妇人围上来,见游客模样的人就散发花花绿绿的卡片,汪大明他们接过来一看,却是什么“玉女销魂”、“日式推油”、“顶级箫霸”之类的卖春广告,标价称“全套”才168元。

顾小凯立马兴奋起来:“我靠!到底有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啊。居然比咱们内地还便宜,我在滨湖请客人随便洗个桑拿都要400多。‘温柔水乡’的全套价格更是要688哩!”

老黑不屑地说：“你以为有这么简单，上次我们那个旅游团中就有两个又好色又贪便宜的人，打电话叫了两个小姐过来，完事后人家还要收什么交通费、夜宵费、卫生费，七加八加最后到了千多块一个，那才叫哑巴吃黄连。”

汪大明不解：“广告上不是标明才 168 元？这不是坑人吗？”

“这些都是没经政府许可的野鸡，”老黑一边伸手招的士，一边解释，“你拒付她们也不会纠缠你，不过很快就会有黑社会的人找上门来，那时候麻烦就大啰。”

汪大明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看来这鱼龙混杂的地盘绝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虽然有“赌博秘籍”在手，也要小心谨慎才好。他回头看看，五大三粗的老黑黑衣墨镜，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颇像江湖中人；而油头粉面的顾小凯一身花哨的打扮，一看就是个放荡不羁的买春客。唯有自己一身正装，表情严肃，最像个赌场老手。这倒提醒了他，越要做什么越不能像什么，否则一下子就成了人家的目标对象。想到这里，他努力调整了一下表情，又将领带扯歪，以使自己看上去就像是出来开眼界的乡干部。

到底是“一百年不动摇”的资本主义，澳门连的士都是清一色的黑色丰田。丰田在宽敞气派的巴波沙大马路上奔驰，径直往他们预订的财神大酒店开去。三个人谁也没吭声，各自在心里揣摸着那个“赌博天机”。

距葡京大酒店仅一箭之隔的财神大酒店大堂中供着一尊捋须微笑的财神，顾小凯和老黑进门就虔诚地合掌礼拜，汪大明心里暗暗发笑，什么财神不财神，我们玩的可是科学！

进了房间，三人匆匆洗漱完毕，顾小凯就嚷嚷着要直奔葡京娱乐场。汪大明说：“还是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说。”

“有了钱自然就精神了，谁不知道钞票才是他妈最好的伟哥啊！”顾小凯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一旁的老黑也是跃跃欲试。

临出门前，顾小凯和老黑跪在地上又是一顿乱拜，求四方财神保佑。汪大明想笑，老黑严厉训斥道：“别笑，你也拜一下！”汪大明没有理会，自顾推门而出。

三人怀着巨大的憧憬向近在咫尺的葡京娱乐场飞奔而去，他们似乎看到了前方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正在微笑着召唤自己。

在窗口兑赌场筹码时，汪大明坚持全部要 100 元的小筹码，窗口里的小姐立马看出他是个生手，不禁扑哧笑了一声，汪大明心情激动地想，你他妈的尽管笑吧，老子的赌场秘籍马上就要你们何老板吃苦头了。

二楼赌场的过道上到处都是打得乒乒乓乓作响的老虎机，每天也不知吞吐着多少人的悲欢哀乐。穿过长长的过道，就是圆形大厅，几十张赌桌环场而设，最外面一层全是大小赌桌，中间还有轮盘赌、百家乐、21 点、牌九、番摊、花旗摊等各种赌桌。荷官和叠码仔一律穿着整洁的工作装、打着领结、佩戴胸牌，显得精神十足。